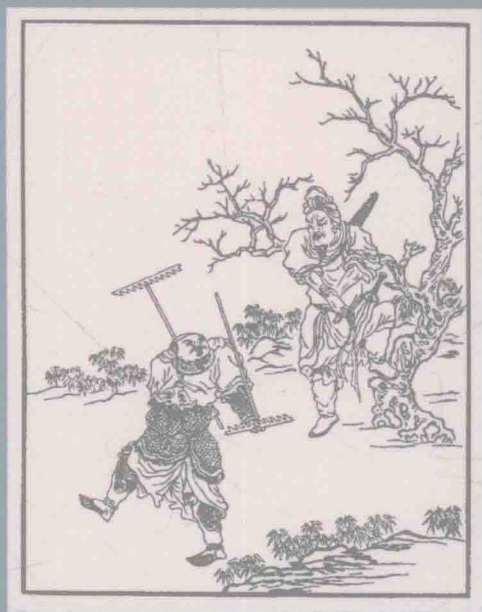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在 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高玉海 著



吉林大学 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在 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高玉海 ◎ 著



◎ 吉林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 高玉海著.

—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677-2850-9

I. ①中… II. ①高… III. ①古典小说—文学翻译—研究—中国②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4509号

书 名: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作 者: 高玉海 著

责任编辑: 赵国复 责任校对: 赵国复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69千字

ISBN 978-7-5677-2850-9

封面设计: 徐占博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5年11月 第1版

2015年11月 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今年暑期初至，玉海教授从浙江师范大学发来电子邮件告知他的大作《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已经脱稿，即将交付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希望我能写个序。

记得我与玉海相识是在三年前。2012年6月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召开“第五届远东文学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与天津师范大学的曾思艺教授和玉海教授相约同行。玉海从金华来津与我们汇合。在前往首都机场的大巴车上，玉海向我出示了他从2010年开始搜集整理的《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史料编年》草稿，并与我就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进行探讨。交谈中我才得知这是他为完成2009年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所做的文献调查与整理工作成果。我很佩服这个在大学中文系教古典文学的教师，利用并非自己专业的俄文，能做出如此详细的史料编年。编年打印稿的边缘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补充和标注，有黑色的修改笔迹，也有红色增补笔迹，还有铅笔的删除笔迹。我惊讶地发现，玉海做汉学研究的思路与我很相似，即每研究一个题目，首先要尽数掌握所有的文献资料。我鼓励玉海沿着此路走下去，相信将来必有满意的成果问世。经验告诉我，做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这样的研究题目，外语专业出身的研究者和中文专业出身的研究者各有其优势和不足。而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者，由于了解中国文学相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更准确地对俄罗斯汉学家研究成果的价值做出判断，也更有条件展开两国学者对同一学术问题的深层次交流和对话。当然，每个研究领域都有客观对象与研究主体自身的矛盾。玉海也多次和我说过，因自己俄语水平有限，很多时候查阅俄文资料耗费时间和精力巨大而收获甚微，甚至一无所获。其实，做学问的辛苦与快乐即当如此，当面临巨大的难题而束手无策的时候，不就是古人所说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吗？而一旦深入钻研进去，探索的痛苦与快乐往往就会交织在一起，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也。如今，玉海在

教学之余，孜孜不倦、几经寒暑，终于有了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即将出版，正所谓“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

那次圣彼得堡国际会议期间，我因为会务琐事繁忙一直没有离开宾馆，玉海和思艺教授多次到圣彼得堡的古旧书店去“淘书”。玉海总是先查好地图上古旧书店的位置，每次都有收获，有一次还兴奋地在一家古旧书店门前手里拿着刚淘来的俄文《聊斋志异》和《庄子》照相留念。思艺教授先行回国后，我和玉海还去了一趟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的图书馆，玉海也在那里找到了一些他所需要的资料。回国前我还帮他买了俄罗斯汉学家阿利莫夫的《志林》一书，看到他喜出望外的样子，我也颇感高兴。回国之后，忙于事务，我们也偶有书信往来，我曾给他寄去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复印件，还有由我翻译成中文的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俄文对照版）。

玉海的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均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李炳海教授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专攻先秦诸子文献。199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郭豫适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专攻明清小说续书。到浙江师范大学任教后，又进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与张世超教授合作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续书序跋。先后出版了《明清小说续书研究》（2004年）、《古代小说续书序跋释论》（2007年）等专著，均获得学术界好评。2009年秋季，玉海受浙江师范大学和教育部汉办的委派，远赴乌克兰国立卢甘斯克大学孔子学院工作。在担任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期间，于工作和教学之余留心于俄罗斯中国古代文学译本和论著的搜集和整理，2012年初离任后回到浙江师范大学继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课，并开始着手《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的写作。近几年来，他陆续发表了《从文化背景看两部〈红楼梦〉俄文译本的差异》、《从金陵十二钗判词的翻译看〈红楼梦〉两种俄译本的得失》、《〈金瓶梅〉在俄罗斯的翻译、传播和研究》、《司马迁〈史记〉俄译历程初探》、《“三言二拍”俄文翻译的历程》、《唐代传奇小说的俄文翻译和研究》、《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王西里院士收藏〈红楼梦〉版本鉴考》、《宋元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论文。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其《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书稿得以出版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了。

玉海的这部书稿在去年4月份项目结题时我也有幸作为评议专家之一得以先睹为快。记得我在肯定这项成果的同时还写道：“由于这项工程颇为浩大，希望结项后继续补足现在尚未完成的一些工作，以使这项很有意义的课题将来能以完满的面目问世。”现在看来，玉海的这部书稿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完

全可以预料，出版之后一定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初读书稿，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书稿资料翔实，文字简练。作者曾在乌克兰、俄罗斯生活和工作过两三年，而且痴迷于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不怕劳累，不计时间，不惜血本，搜集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的俄文译本和相关研究论著，一共有数百种之多。光是阿理克《聊斋志异》俄译本，他就搜集了二十多种，有的是从旧书市场淘来的，有的是从图书馆复印的。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这种文献史料类研究工作最坚实可靠的保证。我相信，书稿附录的“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研究史料编年”和“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主要翻译家、研究家简介”，将为学术同行进行相关研究提供很大的便利。

第二，书稿考辨缜密，论述严谨。近些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不绝于耳，这部书稿的选题很契合让全世界认识中国文学的时代要求，也有助于中俄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依托所占有的第一手资料，纠正了国内乃至俄罗斯学者著作的不少错讹，并补足了他们的一些缺漏，更加真实而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历史和现状。

第三，书稿列表清晰，图文并茂。作者对俄译中国古典文学的译本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包括篇名、译者、出版年、印数等都分门别类，罗列甚详，而且全书插入相关的书内影印图片达一百多幅，图文并茂，既直观又形象。

当然，这部书稿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如对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状况叙述较详细，可谓条分缕析，而对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研究状况则叙述过于简略，甚至有蜻蜓点水和雾里看花之遗憾。这可能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客观对象与研究主体的矛盾”吧。掌握一门外语不易，精通一门外语则更难，何况本书涉及文艺学、文献学、历史学领域的专业术语。玉海能做到如此，已属不易了。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我们期待他在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有更多的建树。

阎国栋

2015年8月于南开园

目 录

前 言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概述·····	(1)
第一章 唐前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7)
第一节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话故事和传说·····	(7)
第二节 《搜神记》、《世说新语》等魏晋南北朝小说·····	(13)
第二章 唐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24)
第一节 唐代传奇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24)
第二节 变文、杂纂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32)
第三章 宋元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40)
第一节 宋元白话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40)
第二节 宋元文言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47)
第四章 明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上)·····	(55)
第一节 明代文言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55)
第二节 《三国演义》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59)
第三节 《水浒传》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63)
第五章 明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下)·····	(69)
第一节 《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69)
第二节 《金瓶梅》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75)
第三节 “三言二拍”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86)
第六章 清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上)·····	(99)
第一节 《儒林外史》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99)
第二节 《红楼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104)
第七章 清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下)·····	(116)
第一节 《聊斋志异》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116)

第二节 清代其他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133)
第八章 近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144)
第一节 近代章回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144)
第二节 近代“新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147)
附录一 司马迁《史记》俄译历程初探·····	(152)
附录二 俄罗斯王西里院士收藏《红楼梦》版本鉴考·····	(161)
附录三 从文化背景看两部《红楼梦》俄译本的差异·····	(167)
附录四 从金陵十二钗判词的翻译看《红楼梦》两种俄译本的得失·····	(175)
附录五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研究史料编年·····	(184)
附录六 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主要翻译家、研究家简介·····	(222)
参考书目·····	(234)
后 记·····	(237)

前 言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概述

题目称“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指的是，一方面梳理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出版情况，既包括中国古典小说作品俄译的单行本，也包括各种文学作品选中收录的单篇翻译文本；另一方面是整理和探讨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研究情况，既包括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包括发表在各种期刊杂志、以及收录在各种学术论文集中的学术论文。具体论述中一般先描述翻译、出版情况，然后简要介绍研究情况。

题目中的“俄罗斯”，指的是1917年之前的沙皇俄国、1917年至1922年的苏俄、1922年至1991年的苏联、1992年至今的俄罗斯联邦等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俄罗斯民族的国家，这个词语尽管并不十分精确，但实难统一，根据本书讨论的时间范围，主要是指苏联时期和现今的俄罗斯联邦。

一、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近些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从“中国文学”角度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研究要多于中国古代文学；从“海外”角度来看，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周边的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国家，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至于中国文学在欧美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则相对来说法国、德国以及美国关注的比较多。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形成一个高峰之后，总体成就略逊于上述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越来越成为边缘化的“学问”。

近几十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在周边国家传播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但相对集中在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流传和影响，对俄罗

斯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关注还不多。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曾经是汉学大国，当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丝毫不逊于欧美和东南亚，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国内外学术大环境的变化，学术界对俄罗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注冷却下来了。近些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朝着友好的方向发展，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学术界也日益关注俄罗斯的中国学问题，仅就俄罗斯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在二十世纪【俄】李福清《中国文学研究在俄罗斯·小说和戏曲》（1987年）、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罗斯》（1990年）等著作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新的研究著作，重要的如李明滨的《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2011年）、陈蕊编著的《国图藏俄罗斯汉学著作目录》（2013年）、朱达秋等著的《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中国学研究》（2013年）等，均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柳若梅女士还把【俄】斯卡奇科夫的汉学名著《俄罗斯汉学史纲要》译成了中文出版（原著出版于1977年，中译本2011年出版）。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也成为俄罗斯学者关注的课题，尽管老一辈汉学家都年事已高，许多学者相继去世（如孟列夫、司格特、李福清等近几年相继离世），但年轻一代学者亦崭露头角，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罗季奥诺夫、阿里莫夫、索嘉威、马懿德等），2006年至2010年出版的集体编撰的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的第三卷“文学·语言·写作”分卷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关注程度和研究成果；在俄罗斯收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版本研究领域则有2012年圣彼得堡大学出版但印量极少的叶可嘉、马懿德编的《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堪称代表性成果。

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课题的关注，仍有不尽如人意甚至令人遗憾的缺陷，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表现如下：一是对文学史料的运用不够准确或精确，如《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中对【俄】戈雷金娜的著作《中国中世纪前的短篇小说》多次提及，却前后四次采用不同的翻译书名；再如新近翻译出版的《俄罗斯汉学史》中把【俄】弗拉德金翻译的《金云翘传》误译为“金玉逮传”，令人费解。二是掌握资料不够全面，论述以偏概全或付诸阙如，如《国图藏俄罗斯汉学著作目录》对北图收藏的《山海经》、《楚辞》等俄文译本未加著录，对《聊斋志异》俄文藏本著录也缺漏多种；有的因未见原始文献而空缺，如《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在“宋代文学在俄罗斯”一章中对宋代文言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介绍基本空白。三是论者未亲眼过目史料，因间接引用、辗转摘抄造成的错误，如《中国文学在俄罗

斯》中介绍《剪灯新话》1979年被译成俄文出版,这一错误在之后许多相关著作中被沿用,而实际上1979年只是翻译了《剪灯新话》的一小部分,全书的翻译是在1988年才出版的;再如顾伟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国外传播与研究》说《史记》俄文翻译达71种之多,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转抄自《汉籍外译史》,后者是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中“《史记》翻译有11种之多”的误抄。因此,当前俄罗斯汉学界亟需一部整理相对完善的“俄罗斯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料编年”,供国内外研究者使用,既省却研究者不易见到原文的翻检之劳,又避免辗转摘抄、以讹传讹。俄罗斯国内出版的相关史料著作不多,如【俄】王西里极为丰富的汉文藏书只是在《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中介绍了一小部分而已;前不久俄罗斯刚刚出版的阎国栋翻译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俄汉对照版)》也只是内部印刷了500册,国内多数学者很难见到。

本课题的价值在于整理出相对完备的《俄罗斯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和研究史料编年》,有助于中外学者对相关课题的进一步研究,使用者据此可核对原文,也可以按图索骥,尤其为国内年轻学者提供方便。其意义契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精神,既推动中俄文化交流的发展,也是对俄罗斯汉学史上取得的成果的肯定,对老一辈翻译家、研究家的纪念。

二、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翻译和研究概述

笔者经过考察中俄外交发展的历史,并根据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翻译和研究的实际状况,把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个时期中国古代小说在俄罗斯被翻译的不多,研究成果更是屈指可数;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至1959年,这是中苏关系友好的十年,即所谓“蜜月期”的十年,中俄两国文化领域交往频繁,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被翻译成俄文,但主要停留在翻译文本阶段,深入研究的还不多;第三个阶段是1960年至1979年,这二十年期间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经济建设乃至军事领域都发生了较大的分歧和冲突,文化交流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第四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1年,这是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文化交流方面的调整期,中国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中俄两国文化事业的交流与发展,不但扩大了古典小说的翻译领域,而且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五个阶段是1992年至今,即苏联解体之后的新俄罗斯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日趋务实,讲求适用,大量反映风水、养生等中国古代典籍被介绍到俄罗斯,在古典小说领域

则翻译了一些情色作品。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个阶段（1949 年以前），可称作发生期。中国古典文献的俄译在清朝后期以及中华民国时期主要是靠传教士的翻译和传播，尤其注重社会、历史和宗教方面的翻译。古典文学领域被翻译的大多是用于外国人学习汉语或汉语教学使用，许多小说还是通过英语、法语转译过去的，如《好逑传》、《玉娇梨》等才子佳人小说。独立成篇的白话短篇小说和文言小说被翻译成俄文的很多，白话小说翻译最多如《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多被辗转译成俄语，文言短篇小说中则属《聊斋志异》被选译的篇目较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俄国出版了两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名著，一部是瓦西里耶夫（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 年），另一部是格奥尔基耶夫斯基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念与神话故事》（1892 年）。进入二十世纪 20、30 年代以来，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成就最大。这个时期的中国古典小说很少进入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视野，在学术研究方面只有波兹涅耶娃的副博士论文《论西厢记——兼论元稹的莺莺传》（1946 年）、阿列克谢耶夫对《聊斋志异》的论述等零星的成果。

第二个阶段（1950 年至 1959 年），可称作高峰期。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得到苏联的援助承诺，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苏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互相帮助，中苏友好进入“蜜月期”，这对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和传播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以 1954 年至 1955 年两年期间出版的《今古奇观》（1954 年）、《唐代传奇集》（1955 年）、《三国演义》（1954 年）、《水浒传》（1955 年）、《聊斋志异：狐媚·志异》（1955 年）等为标志，拉开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俄罗斯翻译和出版高潮的序幕。此后在 1957 年出版了《聊斋志异：神僧·异人》、1958 年出版了《红楼梦》、1959 年出版了《儒林外史》，甚至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略低于四大名著的《老残游记》（1958 年）、《孽海花》（1960 年）都有了俄文译本。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小说名著都被翻译成俄文出版（按：《金瓶梅》的翻译出版在 70 年代，其实译者主要也是在这个时期翻译的）。

第三个阶段（1960 年至 1979 年），可称作停滞期。中苏两国早在 50 年代后期就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加上中国大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由此导致中俄两国长达二十年的文化交流的冰冻期，中俄学术交流基本处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但俄罗斯汉学家仍在关注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只是研究兴趣倾向于中国神话、传说、变文、宝卷等具有民间文学特征

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如《山海经》(1977年)、《维摩诘经变文》(1963年)、《普明宝卷》(1979年)都是这个时期翻译成俄文出版的。这个时期《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仍是翻译和出版的热点,《金瓶梅》(1977年)的俄文译本出版于这个时期,但被删节成不到原书一半的篇幅了。另外,这个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很丰富,表现在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著和大量学术论文两个方面。前者如1962年出版了艾德林和索罗金合著的《中国文学简编》、1962年至1977年间出版了由波兹涅耶娃和谢曼诺夫主编的四卷本《东方文学史》;后者表现在《亚非人民》、《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东方国家与民族》等杂志不断发表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尽管不少是出于中俄两国高层意识形态的讨论,缺少纯粹的学术意义,但毕竟关注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方方面面问题。

第四个阶段(1980年至1991年),可称作恢复期。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实行开放政策,80年代的十年不但对中国国内来说是学术事业、科学讨论的春天,对外学术交流范围也不断扩大,文化交流日益活跃,包括与俄罗斯汉学界的文化交流也处于恢复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整理和研究并重,翻译方面如李福清的《紫玉:中国一至六世纪小说集》(1980年)、华克生的《银还失主:中国十七世纪话本小说集》(1982年)、《道士咒语:中国十七世纪话本小说集》(1982年)、契尔克的《碾玉观音:宋代话本集》(1983年)、帕纳秀克的《平妖传》(1983年)、华克生的《十二楼》(1985年)、戈雷金娜的《剪灯新话》(1988年)、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的《今古奇观》(1988年)等,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还计划出版四十卷本的“中国文学丛书”。这一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主要有费什曼《中国三大小说家:蒲松龄·纪昀·袁枚》(1980年),戈雷金娜的系列著作《中国中世纪的短篇小说》(1980年)、《中国中世纪之前的小说》(1983年),杨希娜的《中国古代神话的形成与发展》(1984年),罗加乔夫的《吴承恩及其〈西游记〉》(1984年)等。此外,巴甫洛夫斯卡娅的《新编五代史平话》(1984年)、《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1987年)也是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一些古典小说名著的简编本,如《三国演义》(1984年)、《猴王孙悟空》(1982年)等。

第五个阶段(1992年至今),可称作转型期。1991年底,苏联正式解体,形成了十几个独联体国家,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前苏联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资源。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关注的领域被逐渐冷落,人们更感兴趣的是中国这个东方古

老民族的神秘文化，诸如气功、风水、占卜等译作或改编之作充斥文化市场。这一时期在中国古典小说领域则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所谓“艳情小说”，如戈雷金娜翻译的《杏花天》（1992年）、华克生等翻译的《中国色情》（1993年）、华克生翻译的《肉蒲团》（1995年，2000年）、李谢维奇等翻译的《中国艳情诗歌和小说选》（2000年）、华克生等翻译的《中国色情小说》（2004）等。当然，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俄译本也不断再版，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都多次再版。也有老一辈汉学家不为风气所动，继续从事严谨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果，如孟列夫翻译了全译本《搜神记》（1994年）、帕纳秀克修订了《红楼梦》译本（1995年）、佐格拉夫和孟列夫合译《京本通俗小说》（1995年）全译本、维尔古斯和齐别罗维奇翻译了《珍珠衫：中国古代话本小说集》（1999年）等，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纪之交，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从2006年到2010年间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其中“神话、宗教卷”和“文学、语言文字卷”都有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介绍。本世纪初，由于中国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兴起，许多国家也借助孔子学院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进文化交流和研究事业的发展，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近几年先后出版了《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2012年）、《中国文学史纲要》（2013年）等汉学著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进程。

以上是对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的历时性概述，也是笔者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参考《苏中关系》、《百年中俄关系》等历史资料进行的分析和思考，期待与读者广泛交流，深入思考。为了叙述方便，本书章节仍然按照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史进行划分。

第一章 唐前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和研究

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但这些翻译与研究并没有受到中国汉学界的足够重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时代的变迁,除少数翻译和研究被改头换面或重新包装后再版,大部分则在图书馆库房里静静地躺着,很少有人关注了。本章对二十世纪中国唐代以前的小说之俄译情况进行梳理,并纠正学术界一些汉学著作中的缺失或误传。

第一节 《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神话传说

俄罗斯学者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如果从翻译角度来说,莫过于对明清小说如《今古奇观》、《好逑传》等的转译和翻译了,但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最早进入研究视野的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神话。早在1892年俄罗斯就出版了《中国人的神话观念与神话故事》^①一书,作者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这本不太厚的研究著作成为世界上最早研究中国神话的专著,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俄罗斯直到二十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进一步翻译和研究中国古代神话。

一、《山海经》和《中国古代神话》的翻译

上古神话历来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源头,俄罗斯汉学家在神话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尽管有些翻译和研究并非直接把神话作为文学作品或者小说的源头之一来翻译,但学术界一般介绍中国小说的海外传播也都从神话传说的翻译和传播为起始。

^① 俄文书名:《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1965年,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①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者是鲁波·列斯尼琴科、普济茨基、索罗金等,汉学家李福清为该书撰写了题为《中国神话研究与袁珂教授的著作》的长篇序言。该书1987年再版了修订本,李福清写有长达8万字的《中国神话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俄译本再版后记》。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是研究上古神话的重要著作,并非中国古代神话的作品集,但该书在大量的注释中保存了许多神话典籍的原文,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关于上古神话的记载,俄译本中也翻译了这些注释中的原文。

1967年俄罗斯出版了由波兹涅耶娃翻译和注释的《中国智慧:杨朱、列子、庄子》一书^②,该书实质上就是《列子》和《庄子》的俄译文,而《杨朱》则只是作为《列子》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该书在1994年由圣彼得堡“21世纪”出版社再版,这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寓言故事最多,或者说最具有小说意味的故事集的俄译本,也可作为苏联时期翻译中国唐前小说的一个成果。

保存大量神话的《山海经》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之一,明代胡应麟称之为“古今语怪之祖”。俄罗斯学者很早就关注这部中国经典,1960年,俄罗斯经济历史学家施泰因在其《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与文化关系》一书中翻译了《山海经》的片段。^③1963年出版的《古代东方历史文选》中收入了俄罗斯汉学家杨希娜翻译的《山海经》片段。^④同年,杨希娜发表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神的题材》(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1期)^⑤,1974年杨希娜发表了《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关于中国神话的题材形成问题》(载《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⑥。在2006年出版的《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中,俄罗斯汉学家科波泽夫撰写了《山海经》词条。

1977年,俄罗斯汉学家杨希娜翻译出版了这部被称作中国小说源头之祖

① 俄文书名:《Мифы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

② 俄文书名:《Мудрецы Китая—Ян Чжу, Лецзы, Чжуанцзы》。

③ В. М. Штейн,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куль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Индией в древности, М., 1960, с. 175.

④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63, с. 469—4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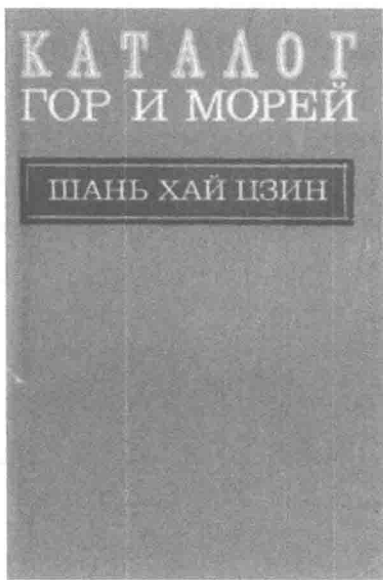
⑤ Вогоборчение мотивы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1963, 61. с. 75—87.

⑥ Миф об отделении неба от земли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южетосложении в китайской мифологии). —В книг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Ленинград. 1972). М. 1974, с. 3—11.

的《山海经》全译本^①，该书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俄译本《山海经》书前有译者杨希娜长达三十多页的《序文》。汉学家李福清对这个翻译本评价不高，认为“对于这部经典的译文，许多地方实在难以苟同——疏漏错讹之处不胜枚举（因此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一书的俄译者和编辑不打算采用杨希娜的《山海经》译文作为该书的引文），许多神话、地名的词源离奇古怪，并且无法查证，拼音也有许多错误”。但他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这个译本的作用，“该书的问世毕竟还是有用的，有助于对这部难懂的经典的理解，而书后所作的那些不固守传统的注释，对研究古神话也会有所助益，尽管使用时也需持批判态度。译本的序言详细介绍了《山海经》的历史、成书年代（公元前三世纪末到二世纪初），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集大成之作，这一论点是公允的”。^②2004年《山海经》此译本出版了第二版。



1987年《中国古代神话》书影



1977年《山海经》书影

① 俄文书名：《Каталог гор и морей (Шань хай цзин)》。Каталог гор и морей (Шань хай цзин)/ предисл., пер. и комм. Э. М. Яншиной. М.: Наука, 1977.

② 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56页。